

覆水年华

叶扬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覆水年华 / 叶扬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12. 1

ISBN 978-7-5458-0443-0

I. ①覆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文学欣赏-世界-文集
②文化-美国-文集 IV. ①I106-53②G171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25587 号

覆水年华

叶 扬 / 著

责任编辑 / 马 睿

特约编辑 / 陆 灏

技术编辑 / 丁 多 装帧设计 / 周夏萍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/ 200001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75,000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443-0 / I·154

定价: 23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目录

小引	I
----------	---

覆水年华

——读《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》和

《陈方恪诗词集》	4
----------------	---

俞恪士：惜墨如金的诗人	15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恪士、散原与海藏	26
----------------	----

诗人艾略特

（纪念艾略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）	3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文学批评家艾略特

（纪念艾略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）	4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徒然的呼喊：读《吴兴华诗文集》	5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《失乐园》中得乐园	73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空前绝后的梦之队	84
龙虎斗	102
“哲人日已远，典型在夙昔” ——推荐一部不可多得的英文读物	117
文学教育杂谈	127
访谈：谈西方学术规范	161

小引

蒙田在《尝试集》卷首那篇短短的《致读者》里，颇有些故作狡狴地说，他的书只是写给他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的，读者实在不值得为之虚抛心力，还是就此别过了罢。区区当然不敢自比蒙田，不过收在这个集子里这十来篇东西，本来假想的读者，倒也仅限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。话又说回来，若能遇上会心的读者，跨越时间和空间，博得他们莞尔一笑，自然亦是幸事，在此就先唱个大喏，拱拳谢过了。

小时候最初的作文练习，是在父亲的指导下以文言文做的，父亲秉承桐城家法，讲究的是章法、脉络、文气那些东西。进中学之前，恶补了一下白话文，当时的模

范，是就读于市三女中的小姐姐叶逢，她的作文成绩很好，我把她中学六年的那些作文，好好儿地细读了好几遍。一九六二年进了静安区的五四中学之后，初中三年，班主任、语文老师张兰珍女士，批改作文，相当认真仔细，除了字句必究之外，文后往往留下一些精辟的批语。如今回想起来，从父亲、姐姐、老师那里所学到的东西，实在一生受用匪浅。

“长沟流月去无声”。中学毕业后，赴赣谋生；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进复旦外文系攻读英文本科；随后负笈美国读研，取得学位后又先后在缅因州和加州执教。前后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时间，平日里跟英文打交道的机会，比中文要多得多。今天我之所以能重新找到以母语写作的乐趣，首先应该感谢的，就是陆灏老弟了。

二〇〇五年九月，我应邀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，恰巧我的哈佛老同窗张隆溪教授，也来复旦演讲，当日我遵陆谷孙老师之命，出席作陪。演讲之后，译文出版社当时的叶路总编辑，在靠近江湾五角场的水中花饭店设宴招待我们一行。就在那次的饭局上，我初次见到了陆灏老弟。前此好几年，我记得曾经跟他通过一次电话，但并未谋面。

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向来以貌取人，而这次见面，陆老弟的飘逸爽朗、清新脱俗，给我留下极佳的印象，觉得是位可以信赖的朋友，由此种下了我们兹后的文字姻缘。

这个集子里的绝大部分文章，都是发表在陆老弟所主编的《上海书评》上的。现在结集发表，也承他为之精心策划。二〇〇八年五月下旬，《上海书评》试刊号问世，陆老弟来函约稿。六月，我应隆溪兄的邀请，去香港城市大学，下榻在旺角的帝京酒店里，闹中取静，关起房门读书，写下了《覆水年华》，七月初发表在《书评》的第一辑里。现在结集，就以这一篇作为书名，并置诸卷首，以志纪念。

二〇一一年三月于美国加州华山市猿影斋

覆水年华

——读《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》和《陈方恪诗词集》

常常在想：一代文人墨客随风而逝之后，如何再去追寻他们当年的憧憬与梦想，他们日常生活里的喜怒哀乐，他们一生中的雪泥鸿爪、流风余韵？

遥想当年在巴黎的沙龙里、垂下的厚厚的窗帘背后，暗淡而幽雅的灯光之下，“钢琴诗人”肖邦在即兴演奏，在一旁凝神屏息地聆听的是雨果、巴尔扎克、乔治桑、缪塞、大仲马，而当时让这些一流的听众回肠荡气的人间妙曲，其中又有多少，如今得由白纸黑字的曲谱中、后世钢琴家的指尖上，流传下来？又有多少，已经像“广陵散”一样，永远消逝？

口才出众的爱尔兰作家王尔德，成名之后去美国访问，

在进入海关时被问及是否有什么需要申报 (declare)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：“除了我的天才之外，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申报。” (“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except my genius.”) 这一句“招牌”式的名言，通过当时媒体的报导，流传后世。一时各界名流，争相延纳这位“社交雄狮”，满堂宾客，为他才华横溢的高论所倾倒。可是如今从他留下的剧本、小说、文章里，当时从他唇边随口而出的唾金碎玉，又留下了几许？

时人留下的回忆录，固然弥足珍贵，但毕竟是凤毛麟角、沧海一粟，何况其中还可能由于私人的恩怨、一己的爱憎，而有所扭曲。文人墨客自己留下的日记，成为后人追寻遗踪的一条主要途径。然而日记的本意，大多是自己当下白驹过隙的生活留下存照。我们在以后人的身份去浏览时，难免有淡淡一丝窥探旁人隐私的罪恶感。

所幸在我们这个“诗言志”的文化传统中，前人留下的诗词，成为后人为他们重新编织记忆网络的宝山。

同光那一代的文人，学养深厚，而又迭经世变。他们一生中所经历的风云变幻，从他们的诗作中反映出来，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，仍然令人目注神驰。

我国旧体诗，自唐及宋，登峰造极。自兹尔后，则容笔者说一句武断的话：若仅以艺术造诣而言，元明两代的诗，一辈子没读过，也算不得什么太大的损失。有清一代，诗学稍盛。清初的钱谦益、吴伟业、稍后的王士禛、朱彝尊，清代中叶的袁枚、赵翼，再稍后的龚自珍、黄仲则，妍媸自别，各领一代风骚。但以诗人平生风云际会的大背景而言，以其诗作整体的内涵、气韵和格调而论，同光一代的作家，也许吟唱的是旧体诗的“天鹅之歌”，但却超越了同朝前人，以美国批评家布鲁姆 (Harold Bloom) 之理论言，堪称一时诗人中之“强者” (the strong poet)。

同光诗人中，自当以陈三立、郑孝胥二家为插云双峰。郑、陈二人，在诗艺上相互服膺，结为畏友，其实二人的诗作，风格迥不相同。海藏雄奇爽朗，以气势见长；散原避熟趋生，以奥衍取胜。两人的性格也很不一样。这说起来并不奇怪，因为生活中常常就是如此：一个才华横溢、锋芒毕露的人，往往有一位深沉内向、刚毅木讷的知交搭档，英文俚语中所谓 sidekick 是也。

然而在稍后的“五四”时期，文学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其后多年来对近代文学的研究，意识形态先

行，使得大部分国人只知胡适鲁迅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闻一多，而同光一辈，几乎被完全埋入文学史的沙丘。

幸而近年以来，有识之士，主持其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近代文学丛书》，自二〇〇三年以来，陆续出版了陈氏的《散原精舍诗文集》、郑氏的《海藏楼诗集》、范当世的《范伯子诗文集》、以及樊增祥的《樊樊山诗集》等十余种的校点本，于是同光诗人的作品，得以刮垢磨光，重见天日。今天我们浏览他们的诗作，参照上述其他方面的资料，字里行间，渐渐地得以为他们那一代人的平生际遇，描绘出一幅比较逼真的图画。

潘益民、李开军辑注的《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》和潘益民辑注的《陈方恪诗词集》，于二〇〇七年一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二书均在由姚继舜、邓丽红担任责任编辑的《义宁陈氏文献史料丛书》之列，也是南昌大学“十一五”规划重点建设学科“赣学”子项目的一部分。两部书都是繁体直排，素面朝天的封面装帧，前面附有原著封面、首页、扉页、题词或手稿等等的套色照片，在在都不落俗套。二书还分别冠以陈云君先生以骈文写作的“《义宁陈氏文献史料丛书》序”和张宏生的序言。前者详述陈

氏一门的家学渊源，文辞富丽；后者引述历来诸家评识，对陈方恪的诗词作品作出了公允的评价。“文革”后期，笔者在江西生活，曾六易寒暑，觉得实在应该为老俵兄弟们喝彩，感谢他们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同光一代诗人，作出了可贵的贡献。

《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》（第三百四十八页）一共包括五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为“陈三立诗录”四卷，其中收有陈氏接近而立之年（二十八岁）到渐入中年（四十四岁）这一时期的二百六十余首作品，大部分未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散原精舍诗文集》。第二为“陈三立文录”四卷，其中包括《散原精舍诗文集》未收入的十来篇文章，而二书重出者，文字亦有出入。其次是“寓无竟室悼亡草”，是陈氏悼念第一任妻子罗孺人的诗文，与《散原精舍诗文集》所载，异文颇多。之后为陈氏的单篇著作，“老子《道德经》注”，是作者在鰥居时阅读《道德经》所作的眉批式笔记。最后则是从各种书籍、报刊、书信等文献中钩沉所得的“诗文补遗”二百余题。是书补足了《散原精舍诗文集》留下的空白，包含了大量前此不为世人所知的材料。

其中最为吸引笔者个人的，是“诗录”和“诗文补遗”

两个部分。将“诗录”与《散原精舍诗文集》放在一起读，就为我们勾勒出了陈氏诗作的全貌以及成长发展的轨迹。值得注意的是“诗录”中陈氏最早的十余首诗作，无一例外，全为五言古体。先严（叶葱奇）尝云，学诗当由五古入手，首先学习如何妥帖地安排句法，然后再渐进学写七言和近体，确是经验之谈。陈氏早年随侍其父、湖南巡抚陈宝箴的仕宦生涯，与郭嵩焘、瞿鸿禨、王文韶、张之洞等达官贵人的交往，于此多有所描述。我们从这些早年的诗作里，体味了罗孺人去世后陈氏的丧妻之痛，以及数年后继娶俞明诗之后新婚的喜悦。我们随着他的足迹，访隆中、拜谒羊祜祠、登岳麓山、游爱晚亭、食鲥鱼、入庐山，听他与至交的姻亲范当世诗酒唱和。

最最有意思的，就是“诗录”第三、四两卷的注释中，收录了黄遵宪对陈氏诗作的多条评识。黄、陈二人，在湖北武昌相识之后，曾相互圈点对方的诗作。陈氏对长他五岁的黄氏，颇为心折。黄对陈的诗作，直书己见，褒贬不一。凡属其所喜者，评曰：“睥睨一世，横扫千人”，“意味无穷”，“融会古人精神，自开意境，兴高神远”，“甚老健，气最清”，“何处得此苍凉沉郁之境”，“神在诗外，意据诗顶。

俯唱遥吟，不可一世。”甚至还说：“极沉郁顿挫之致。措眼细读，复抚膺坐思，为之废寝忘食矣。”凡其所不喜者，则云：“内未圆匝”，“意境不称”，“调熟不可用”，“结须别设”，“好题，诗尚未称”，或“气未融贯”。黄氏深得诗家三昧，对于陈氏的渊源取径，往往一语道破，如在陈氏的七律“送赵翰林启霖、黄优贡忠浩还湖南”一首下评曰：“真山谷诗，神骨气味，无一不佳。”细味其诗，确为的评。又在陈氏的七古“菱湖行戏赠郑刑部同年”的数行之旁题曰：“真韩诗”。颇为令人发噱的，是黄氏老实不客气，在好几首中为之整句整句地改换。七律“夜饮答范仲林”中的颔联“离合十年今夕贵，荒唐终古一镫多”，“荒唐终古”四字原为“凄凉万古”，被黄氏改作“笑啼万绪”，但陈氏似乎有意避免属对过于工巧，还是自己改成最后的定稿。

陈氏早年有些诗作，颇为接近初唐的风格，如今读来其实亦颇为可喜，并不像他后来的大部分作品那样，为了避免“俗”和“熟”，而“专事生涩”（陈衍语）。然而他后来的取向，似乎与黄遵宪对他的影响，不无关联。例如黄在陈的七古“送杨舍人还蜀饮钱江楼”后评识说：“初唐音调，与集中不称”。又在卷终的题识里写了一大段，体现

了“文人相重”的高风亮节。原文不算太长，对于了解陈氏后来如何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，颇为重要，容笔者抄录如下：

唐宋以来，一切名士才人之集所作之语，此集扫除不少。然尚当自辟境界，自撑门户，以我之力量，洗人之尘腐。古今诗人，工部最善变格，昌黎最工造语，故知诗至今日，不变不创，不足与彼二子者并驾而齐驱。义理无穷，探索靡尽，公有此才识，再勉力为之，遵宪当率后世文人百拜敬谢也。

最后一部分“诗文补遗”中的大量书简、题跋、对联，不仅让我们进一步窥见陈氏与同辈文人易顺鼎、沈曾植、张謇诸家、以及梨园名伶程砚秋、新艳秋的交往，也让我们知道他对王国维、陈叔通、范罕、龙榆生、杨无恙、张大千等晚辈的奖掖或评价。陈氏为先祖（叶玉麟）《灵颀轩文钞》一九三四年铅印本的题词，赫然亦在其间，编辑者爬罗剔抉之功，于此可见。台湾学者潘兆贤尝言陈氏“交游甚夥……亦喜奖勉后晋”（《近代十家诗举要》），信非

妄言。

陈氏诸子均能诗。其中除大画家、长子衡恪之外，三子寅恪以一代学者而负盛名，其暮年经历人间炼狱时所作诗文，经过余英时先生为之作郑笺，最为世人所知。二〇〇七年，中华书局出版了陈氏次子隆恪的《同照阁诗集》，如今又有了四子方恪的《陈方恪诗词集》，对于“诗是吾家事”的陈氏一门，读者如今可以有全方位、第一手的体验了。

《陈方恪诗词集》（第二百五十页）包括“诗录”三百零八首，“词录”一百五十三首，书后的附录收有其各类文章十篇，并对其遗稿以及遗稿中包括的乃父的未刊诗文等情况作了介绍。此书和《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》一样，都由编辑者作了颇为详尽的注释，对于诗作的背景和题中出现的人物，包括其生卒年月，大多尽可能作了简略的介绍。可惜因为没有经过仔细的校对，其中有些人物，有前后重出之处。再如对李宣龚的注释，在第七十五页上说明其生卒年月为一八七六~一九五三，这本来是正确的，但是到了第一百一十六页，“挽墨巢翁”一首下，却又注为“一九五二年作于南京”，这就弄错了。又“诗录”中来源

于《丙寅消夏录》的作品，附录中介绍为丙寅年（一九二六年）在苏州所作，但是在前面的数首诗作下却又分别注为一九二五年（第十四页）或一九二七年（第四十页、四十七页）所作，显然前后矛盾。这些都是细枝末节，无伤大雅，最为美中不足的，就是第四十八页上，来自《丙寅消夏录》中的三首“无题”（各四句），分别来自陈师道的“丞相温公挽词三首”、“示三子”和“九日寄秦观”，都算是宋诗中的名篇，显然是方恪随手抄录前人佳句以自娱，编辑者不加注明，而以“无题”标为方恪“寓居苏州期间作”，实有误导读者之嫌。此书的编辑者潘益民在他与李开军合作的《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》的后记中，十分谦虚地自称“研陈‘票友’”，也许“不知者不为罪”，但是要研究同光一代及其后裔之作，熟悉宋诗，毕竟是不可忽略的基本功和先决条件，千万马虎不得。

方格的词作，风流蕴藉，无论从数量或造诣上讲，都可以说是自成一家。其诗作继承了同光前辈以宋诗为法式的传统，尤其刻意学习陈师道，在民国诗坛，堪称一员健将。散原翁于诸子之中，对方格的诗才情有独钟，尝云：“唯七娃子能诗”。诗集中有好几首应酬的诗篇，标明是代父